



【记忆】

一台红色油印机

□王安民

前不久,孩子给我买了一台打印机。看着它流畅地吐出一张张清晰的文稿,我想起了80多年前父亲用过的一台油印机,它曾经见证一段红色的历史。

我的父亲王秩山,1911年出生于滨州沾化县下洼镇皂户信村,家境贫寒。因为小时候上过私塾,识文断字,1933年被选为本村“学董”。1936年初,受无棣县早期共产党人傅文沐(原名傅洁臣,化名王哲)的影响,父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傅文沐与我家是远亲,虽然年龄只小几岁,但按辈分他要喊我父亲舅舅。傅文沐在惠民县山东省立第四中学上学时,就接受马列主义教育,他借着回外祖父家探亲之机,广泛开展工作,宣传革命道理,成为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。就在这一年,党组织决定,父亲以“学董”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。

1937年3月的一天晚上,我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门一开,傅文沐急匆匆地闪了进来。这天晚上,傅文沐的妻子李从云利用产期掩护他脱险,逃过了敌人的追捕。傅文沐把一台油印机送到我家,还有100元经费,他向父亲讲明了脱险经过,同时交代了任务:一是印制抗日宣传文件;二是保持与上级组织的联系。

在此期间,傅文沐教会我父亲刻钢板、印刷,在他的指示下,还专门在我家西院小北屋开设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。每次印出传单、文件后由傅文沐或其他同志带走,剩余的一部分由父亲秘密分发给附近各村学、开明人士等。这样,父亲白天站柜台卖货,夜间刻钢板、印传单,经常忙活一宿。我家西院南屋墙角屋顶上有一个夹层,就是藏传单、底稿的地方。

父亲不但印传单,还兼着交通员工作,送情报,送传单。1937年11月,父亲受委派送信到南皮县附近的“冀鲁边区工委”,找到于文彬、马振华两位同志,完成了任务。当时,于文彬任冀鲁边区工委书记,马振华任组织部长。没想到的是,1938年6月,父亲再去“冀鲁边区工委”送信,从马振华那里得知于文彬牺牲的消息。1940年,马振华也牺牲了。

1938年3月4日,无棣县党的负责人傅文沐秘密发展我父亲为中共党员。也在这一时间,于慎德建立了沾化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——下洼镇于家村党支部。他以教学为掩护向青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,教育贫苦大众团结抗日。后来,于慎德和傅文沐取得联系,从我父亲那里拿传单。此后,于慎德常去我家取传单,与我父亲熟悉起来。当时环境恶劣,地下斗争要非常隐蔽,幸亏杂货店经常进货、出货,不太引人注意。10月的一天,因为要运走的传单太多,目标太大,为了隐蔽,于慎德借了牲口套上大车,车上装着青菜粮食之类农产品,下面藏着文件、传单,躲过敌人的视线,安全地把宣传品运回家中。于慎德发动学校里进步的教师同仁们以及夜校的进步青年帮助散发。一夜之间,标语传单传遍全区各村,造成极大的声势。

于慎德是沾化党组织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,曾任庆云县委书记。1942年6月19日拂晓,于慎德与100多名同志被日军包围,激战中他重

伤被俘,受尽酷刑,宁死不屈,惨遭敌人杀害,年仅35岁。

1938年夏天,组织上有一批经费需要转送,有几十块银元,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。沿途有国民党的哨卡、特务,还有土匪出没,一个普通农民携带这么多银元,既不安全,也容易引起怀疑。父亲就让我奶奶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面蒸成饼子,把银元一个个蒸在饼子里,就这样背着干粮袋、扛着锄头,装扮成出门打短工的模样上路了。没想到途中因为天气炎热,饼子皱裂开,露出了里面的银元,这可咋办?父亲情急之下,躲到僻静处,掰下一块饼子,嚼成糊状抹到裂缝处,这样一路“涂涂抹抹”,终于把银元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。

1938年底,组织上决定杂货铺停业,暂停印刷文件和传单,利用有利时机,指定父亲充任苏家乡伪乡长职务,以公开身份掩护进行地下工作。1939年初,组织派我父亲化名“李振乾”打进“鲁北行署直辖第三旅第三团”中搞抗战地下兵运工作,分化瓦解顽军。这个团人称“傅三团”,团长叫傅瑞五,曾经为匪,人称傅老七。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如同行走在刀尖上,在这样一支土匪混杂的队伍里搞地下工作,不仅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,还会遭遇百口莫辩的误解。父亲回忆,他曾经很苦闷,因为穿着国民党军服跟匪顽混到一起,让很多人产生误解。要忍受民众甚至亲人的责骂和误会,不能有任何解释,只能无条件地执行组织安排的任务,默默地潜伏。

1939年10月,八路军一一五师“东进抗日挺进纵队”一个连进抵沾化冯家一带活动,与傅瑞五部搞武装统战工作,父亲以傅部军官的公开身份被派去这个连介绍日伪敌情等情况。傅瑞五还宴请八路军干部,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,但两天后父亲获悉,傅瑞五设下圈套,想吃掉八路军这个连。情况紧急,父亲经上级批准直接找到八路军汇报情况,并与他们研究转移路线。经过周密策划,这个连迅速脱离险境,安全返回根据地。

谁知父亲的行动竟被顽匪觉察,回去就被绑了起来,重刑拷打,他没泄露出半点机密,坚决不承认和八路军有关系。后经组织营救,父亲获释,仍在傅三团留用,因为腿伤留下了后遗症。10月28日,傅文沐来家探望,两人商定把油印机转移到本村王荣华(傅文沐表弟)家。

担任无棣县委书记的傅文沐一次带领手枪队参加地委会议返回途中,在单家屯遭日军包围,战斗中壮烈牺牲。每当回忆起傅文沐,父亲总是泪流满面。

1944年,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,在父亲和王荣安等多位地下工作者的争取下,傅瑞五率部起义,被改编为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沾棣独立团,傅瑞五和他的“傅三团”获得了新生,转战在渤海区抗日战场。

那台油印机后来被王荣华交给了沾化县委,1964年还曾经展出过,父亲见到时兴奋地说:“这就是当年我用过的油印机!你看,纱网边框的左下角坏了,我还钉上了一个钉子。”

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,我常记起父亲和他用过的油印机,它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。



【浮生】

燕子不住忧愁家

□牟民

燕子分为山燕和家燕,它们均有娇俏灵敏的身影,展翅于高空,穿云越雾,跟风雨嬉戏;飞行在地面,腾挪之间,啄食虫豸。山燕脖下黝黑,肚子皎白;家燕除了白色肚子外,大都有着咖啡色“围脖”,温柔可人。

记得多年前,我们居住在老房子里,屋内正间北顶面有阁子,那个阁子是用来贮藏地瓜芋头的。家燕跟我们耳鬓厮磨,将窝垒在阁子底下。我们的家燕很勤快,年年垒窝,从阁子北面垒砌,一年年衔接起来。有时候,家燕飞回南方去,燕窝被登阁子的家人损坏了,燕子回来,赶快修补,衔接起的燕窝天衣无缝。不知不觉到了四月,会听到窝里小燕子的稚嫩声音。小燕子在温暖的窝里玩耍,只听见叫声,很少见影子,它们要放风了,才露出头。

要做饭了,踩着凳子,伸手将阁子里的芋头地瓜够下来,够不着了,让半大的我们踩梯子爬到阁子上往外拿,母亲总会喊着:慢点儿,靠边,别惊了燕子。

脚轻轻挪动,阁子里铺的高粱秸吱吱嘎嘎响,底下的燕子吱吱喳喳飞了出去。我抓紧身子,慢腾腾地挪,生怕踩出声音,或者动了燕窝。

记得那年春天,79岁的奶奶病了,躺在炕上,嘴里念叨,燕子咋还不来呢?奶奶说,燕子要是不来,她的病不会好了。念着念着,燕子第二天就来了,奶奶的病跟着好了。第二年家燕没来,来了两只白肚子的山燕,它们围着院子飞了几个来回,站在房坡,一个劲儿叫唤,然后双双在北大河旁衔泥,在屋檐下垒窝。

燕子不住忧愁家,燕子在我们心里,那

是吉祥物。奶奶喜欢燕子,她不准我们动燕窝。有一年,我和哥哥在屋檐下掏了两个燕蛋,放到棉絮里,想看看怎么孵出小燕子。奶奶不知怎么知道了,拿着烧火棍,逼我们把燕蛋放回窝里。奶奶嘴里念叨着,燕子姑奶奶你别怪孩子们,要怪就怪我老婆子吧!

后来母亲对我们说,不要动燕窝,不要伤了燕子,否则,眼睛会瞎的!我们立即捂住眼睛,真怕眼睛看不见。我问母亲,燕子跟眼睛有啥关系?后来才明白了,燕子的“燕”跟“眼”同音,在村人的民间说法里,伤燕子便是自毁眼睛。不巧,村里一个男孩因为仰头捅了燕窝,伤了小燕子,同时泥土落进眼睛里,第二天他的眼睛红肿得睁不开。他母亲点着他的脑瓜子说,再叫你拙索(祸害)燕子。我们听了大人的警告,再看见燕子,有些肃然。

上学出门耳听院子里的燕子吱吱喳喳,心情愉悦,脚步轻捷,燕子飞向天空,伴我们走一程;放学归来,燕子站在房坡,相互对语,见到我们,展翅下来,仿佛拂去我们头顶的灰尘。有燕子的院子,装满了快乐。

每当做饭烧苞米秸时,奶奶总说,好好看着,苞米秸里有虫子,捉了放到燕窝里。我们踩着凳子,把捉到的虫子放到燕窝的出口,待老燕子回来,叨给小燕子。燕子繁殖多了,便是一个大家族。老燕子只要有能力飞回来,一定会找到我们家,那些小燕子跟着在我家周围寻找新家,一代代繁殖生存下去。

如今,回到老家,那老房子还在,开门进屋,陈旧的阁子黑乎乎的,一半燕窝挂在空中,早没了燕来燕往,家燕基本绝迹,山燕见人去屋空,也不愿在老房子里寂寞。条件好了,我们家盖了新房子后的第二年,燕子来了,它们把窝垒在敞亮通风的平房过道里,往来之间,过道生机盎然。

【世相】

听漏

□陈卫中

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“听漏”是否算一行呢?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,朋友老葛一直在做听漏。

听漏,听啥?没有亲身体验,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。听漏,听水漏,听水漏出管道时发出的声音。老葛,从20岁开始,一直在自来水公司听漏。输水管道走在地下,是否漏水,看不见,只能靠听。就像医生,脖子上挂着听诊器,听心跳的声音、脉动的声音,从声音的细微差别中找出问题和病症。老葛也用“听诊器”,听地下水水流的声音,诊断是否漏水。

认识老葛,正是因为听漏。那时,我在办公室负责后勤。一段时间,单位的用水量突然增加。单位小,没有专职水电工,外请水电师傅来,检查几天,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最后,向自来水公司求援,派来的师傅就是老葛。

老葛也没带来什么像样的仪器设备,一根一米多长的“铁管”,一个系着链子的“铁盘”。行吗?我真心怀疑。

老葛问了问大楼的水管走向,没多说,就干了起来。从进水总阀开始,先查主管道,走两步,把铁管一端或铁盘放在地上,把耳朵贴在另一端,听。又走两步,又重复这个动作,听。主管道查完了,没发现问题。又分别查支管道,仍然重复着前面的动作。一步一步,一支一支,眼看所有管道都要查完了,仍然没有找出问题。失望的气息越来越浓,对老葛专业性的怀疑也慢慢从心底升起。

在离墙根一步远的地方,老葛停住了脚

步,听了又听。在地上画了个圈,老葛招呼我和水工,肯定地说,就是这里漏水了。

地面上看不出任何水迹。我看看水工,水工看看我,我们又一起把目光转向老葛。

“没错。错了我负责。”老葛板着脸,那样自信。锤开水泥板,挖走黑泥土,水管露出真容。果然,水管上有一眼喷泉,水不断喷出。“听漏人耳朵里住着水妖,哗啦啦唱着歌找出口。”老葛收工,我们佩服。从此,我们成为朋友。

全城的输水管网,新区的还好,老城区的时间长,资料不全,漏水隐患多。老葛的工作任务很重、很忙,想约他小聚,不知道得打多少次电话。

老葛说,他们公司听漏工就三个人——他师傅,他,他刚收不久的徒弟。师傅快要退休了。经过几十年的磨练,老葛练就了自己的绝招。根据听筒里传回的细微不同的声音,他就知道漏点大小、破损程度,需要什么样的修理。问他,笑答:惟手熟尔。他告诉徒弟,要用耳、用心,更要用脑,“善假于物也”。

“光缆出问题,监控系统可立即发现,并准确判断故障点。输水系统可以吗?”我问老葛。“不知道。也许以后可以,都已经人工智能了。”老葛摇头又点头。“智能了,就用不着你们了?”我对老葛笑了笑,老葛也笑了。

现在还有听漏,以后呢?同样的命运,也许不止听漏这个职业。

月光漫过老葛鬓角的白霜,《孤勇者》的小调在他身后越拉越长。这个与地脉对话的人,正把城市的水脉声纹,一针一线绣进时光的褶皱里。